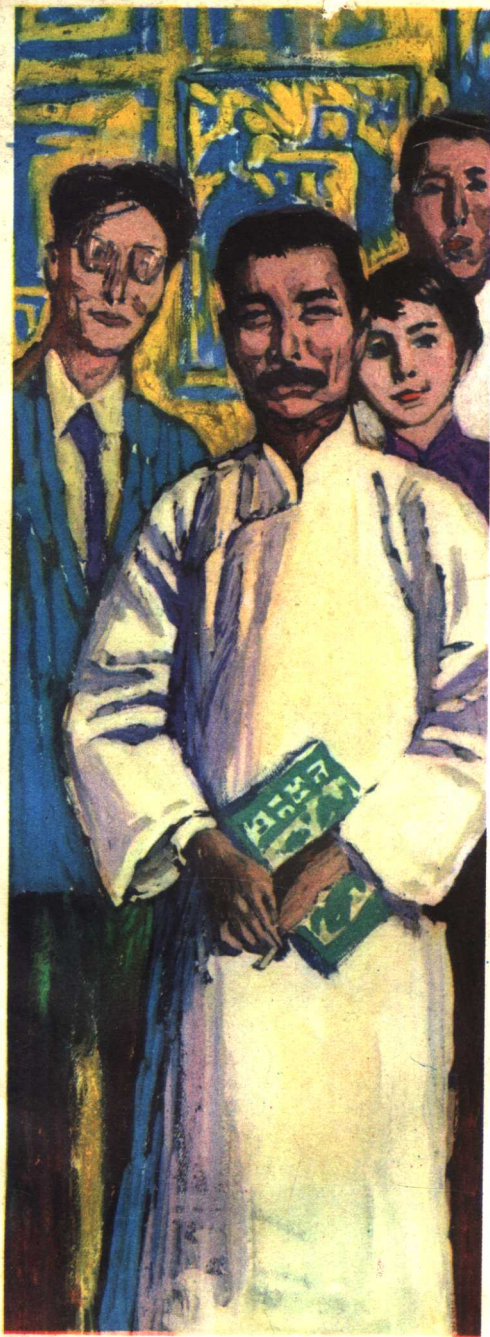


魯迅與青少年



鲁迅与青少年

陈根生 编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本书有二十四则故事，包括鲁迅先生对青少年进行德行培养、审美教育和自学方法指导。这些故事语言生动，寓意深刻，适合青少年阅读，对中、小学教师教学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鲁 迅 与 青 少 年

陈根生 编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海门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 字数343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700册

书号：R10352·033 定价：0.29元

责任编辑 徐 明

目 录

“学成返国，须为祖国效力”	(1)
“倘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	(4)
“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	(6)
“当魔鬼向你扑来的时候……”	(10)
“我们就该敬重他”	(12)
“人类最好是不隔膜，相关心”	(14)
“君子自重”	(16)
“能有不先涩苦的果实吗？”	(18)
“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	(20)
“用赏鉴的态度……”	(22)
“三识并用”	(24)
“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	(26)
“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	(28)
“随便翻翻”	(30)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	(34)
“只要多读多译就好”	(36)
“创作总根于爱”	(39)
“如果没有这点块茎……”	(41)
“不怕删削才会有成就呢！”	(44)

“改良思想，补助文明”	(46)
“细胞不健康，身体怎么强壮？”	(48)
“为了挑起革命的重担”	(50)
“图体力之茁壮，防疾病于未萌”	(52)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	(54)

“学成返国，须为祖国效力”

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第一中学前身)做教员也好,在绍兴府中学堂做“学监”(相当于后来学校的教务主任)也好,都一直重视教育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

一九一〇年秋天,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绍兴府中学堂二百多名师生绕道去南京。当他们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已是动身后第三天的黄昏,只见对面狮子山上明晃晃的电灯串缀排成五个一尺见方的大字:“南洋劝业会”。

原来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日益加剧,“洋”货充斥市场,民族经济正在崩溃的边缘上苦苦挣扎。于是一些有识之士,想通过展览各省土特产,名胜古迹模型和文物来吸引南洋华侨到国内设厂投资,发展民族经济,为此,便在南京举办了这个“南洋劝业会”。当时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学监的鲁迅先生,感到这是对学生进行爱国、救国教育的难得机会,便毅然决定把一年一度的秋季远足改成这次外出参观活动了。

“南洋劝业会”会址在丁家桥,会场设有各省陈列馆。拿

今天的标准看，远不算一回事，可是在当时已经称得上是盛况空前了。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们，以往只见过乡下的迷信事物，如牌坊、祠堂、庙宇、菩萨，以及迎神啦，赛会啦等迷信活动，如今一下看到这许多新鲜事物，一个个都乐得什么似的，好些人竟围住电灯叫“自来灯”；嘿！天黑不用火点就亮，天明不用口吹就熄，还不怕风吹雨打……接着，同学们参观浙江馆，这里陈列着各种丝织品、铜器、锡器、雨伞、纸扇，以及绍兴的老酒呀，金华的火腿呀，杭州的剪刀呀，温州的牛肉罐头呀，还有一束束天竺筷呢！而江西馆里尽是瓷器，从合抱的青花缸到五彩的鼻烟壶，真是琳琅满目。陕西馆里则尽是碑帖，从汉朝到清朝，有四百多种，正草隶篆，样样都有。

别出心裁的数湖北馆，竟然用竹子搭成一座“黄岗竹楼”古迹大模型。学生们都在《古文观止》中读过《黄岗竹楼记》，如今见到这个大模型，形象地印证了以往书本所学，十分亲切。广东馆里，大都是些来自国外的机器、时钟、玻璃器皿等等。还有一张玻璃方桌，通体由玻璃制成，亮晶晶，光溜溜，一些学生新奇得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还用脸蛋在桌面上亲了又亲。因为那时绍兴玻璃品还不多，玻璃瓶都叫“洋瓶”……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在归途的车厢里，同学们都沉浸在深沉的回忆里。这次活动中，有位青年是从外地赶来帮助鲁迅先生张罗照应的，他叫金如鉴，原是绍兴府中学堂的毕业生，如今考取了官费留学美国，正在补习英文。这次应鲁迅先生之邀，来南京和母校的同学们一道参观。此刻鲁迅先生与金如鉴凭窗相对而坐。青青的山峦，低矮的农舍，荒凉的田畴……

一一向车后退去。鲁迅先生若有所思地叮嘱他说：“学成返国，须为祖国效力啊！”很多同学也暗暗下了决心，回校后一定发奋学习，将来为振兴我中华贡献一份力量。

“倘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

鲁迅先生曾对他的学生强调说：“我以为倘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他慨叹眼下青年们不爱听这些苦口良言。

但是爱听鲁迅先生这些苦口良言的毕竟大有人在，吴耕民就是一个。

那是一九一七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吴耕民跨进北京绍兴县馆补树书屋，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叫了声“豫才先生……”

“你不是‘绍中’的吴仁昌么？快进来坐。”鲁迅先生马上就认出他是昔日家乡的学生，微笑着欢迎他。

在鲁迅先生离开“绍中”一年后，“绍中”因毕业考试闹了一次学潮，吴仁昌是被开除的四个学生代表之一。三年后，这个热血青年又以同等学历考取了国立北京农业学校。这是当时我国仅有的一所高等农业学校，也就是现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转眼三年过去了，学校因缺少农场实习教员，决定派遣两名本届毕业生赴日本学习，吴仁昌由于成绩优异而中选了。在启程前夕，他想到鲁迅先生留学日本多年，对日本情况比较熟习，于是特地从西郊阜城门外罗道庄农校本部赶来向昔日的老师请教。并告诉老师，他进“北农”时已经改名为

“耕民”，不再叫“仁昌”了。

鲁迅先生高兴地连声说：“你学农，名耕民，名实相符，很好很好。”随即又热情鼓励他说：“你能到日本深造，机会难得。日本农业研究与农业生产，都比中国进步。农艺，园艺，茶叶，蚕桑，畜牧，林业，一一分别设置科系进行研究，不象中国目下只分农、林两科。你去学习，切切不要贪多，抓住一两门，专攻它三年，回来就能发挥专长，为发展我国农业出一把力了。”

鲁迅先生吸着纸烟，沉浸在深沉的回忆之中：“日本北方我住过，青森一带满山遍野都是苹果。南方沿海温暖，多产橘子；还有一种橘子叫温州蜜橘，无核，大量运销海外，看来它的祖先在我们浙江无疑了。”

早在绍兴时，鲁迅先生就对学生们说过：“有两种人最可厌，一种是倚老卖老，看不起青年，越是道貌岸然，越是诡计多端的所谓‘圣人之徒’；还有一种是到外国去了一趟，学不到什么东西，回来高视阔步，假充斯文的人。”此刻，鲁迅先生热情鼓励这位即将出国的青年要踏踏实实努力学习，切实掌握真本领。从怎样调查，怎样选择学校，怎样学习日文，直到衣食住行应注意事项，鲁迅先生都一一叮咛，使吴耕民心里感到温暖、踏实。由于即将踏上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产生的那种紧张心情，一扫而光了。

吴耕民如今白发苍苍，已经八十多岁。他搞了一生农业，在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任教多年。谈起这段往事，还念念不忘鲁迅当年一席谈话对他的教益。

“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 还是生在中国好”

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鲁迅先生的最可宝贵的品格。他对于那些买办文人崇洋媚外的奴才相、“西崽相”，总是投以极大的鄙视和憎恶。有一次是曹聚仁先生请客，请了鲁迅先生，林语堂也来了。席间，林语堂夸夸其谈，得意地说道：“有一次在香港，几个广东人讲广东话，象讲‘国语’似的，讲得很起劲；我就同他们讲英语，就把他们吓住了……”鲁迅先生听到这里，怒不可遏，他拍着桌子站起来指斥林语堂：“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语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当众出丑。这件事情，当时传到青年的耳里，都十分赞赏鲁迅，在感情上和他共鸣，而讨厌林语堂的那副“西崽相”。

三十年代初，一天，在上海老靶子路的一家小茶座里，鲁迅先生正兴致勃勃地和几个青年在谈话。

鲁迅先生背后那张座位里，来了一个摩登女郎，她身穿黄上衣、紫裙子，怪刺眼的，还模仿外国贵妇人头上戴了一顶插羽毛的花帽，那女郎不时搔首弄姿，一会又扭着腰肢走出去了。鲁迅先生忽然停止谈话，用眼睛瞪着她远去的背

影，很生气地问身边的几位青年：“是做什么的？”

鲁迅先生对青年向来很宽厚，对青年人的服饰衣着也不大在意，今天，他对这个时髦姑娘生起气来，确实并非偶然。因为当时有些青年不懂得那时的政治腐败，光在文章里夸耀中国地大物博，也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使国家富强。鲁迅先生对此曾叹息说：“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头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有些青年一遇上夸夸其谈的学者，立刻便被吓倒，自惭浅薄；这种时候，鲁迅先生便又鼓励他们说：“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尤其是他刚刚在北平做过五次讲演回到上海，见到今天的时髦女青年，自然更有感触。他在北平时曾讲过《今春的两种感想》，讲的是青年应该走怎样的道路。他说有些青年做事太不认真，凡事说说算了，而不认真去做，因为不认真去做，所以要吃亏。于是他举例说他们成立了许多“抗日团体”而“并不一定抗日”，成立了“学生军”，也只把操衣“放在家中”，并不操练，然而一旦被日军查出，却是“必定要送命的。”鲁迅先生还指示青年要注意现实，要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他说：“我们常把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暗示只对身边琐事感兴趣，而对社会问题，却不注意，这是致命的弱点。鲁迅先生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就是针对当时北平学术界诳骗学生，麻痹学生，压制青年，要青年脱离现实社会和

斗争，好让日本帝国主义来宰割的情况，而做讲演的。很多青年，听了他的讲演，看了这篇讲演文章，都认清了当时形势，认清了那种欺骗性与麻痹性，从而如梦初醒。而小茶座的所见，实际上并不是就事论事，也根本不是计较女青年的衣着，而是借题发挥，鲁迅从爱护、关心青年出发，让他们进一步觉醒，不要麻痹上当！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曾对一些青年讲了个故事，他说：

“我们乡下有个阔老，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和他谈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老和他讲了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老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故事的人莫不大笑起来。鲁迅的气度，他的精神力量，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時候，仿佛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他的谈话，他的讲演，常常引起青年们沉思，甚至会心的微笑，把大家的思想引导到事物内蕴的深度，给以勇气和力量。

“横眉冷对”是鲁迅的思想立场的概括。他的思想时时发出犀利的光芒，在过去苦难的梦魇一样的日子里，给青年们以振奋，给人以鼓舞，激励人们热爱一切正义和真理！

一次约会，同席的主要是日本友人，也有中国作家。鲁迅先生闪动着那双明澈的眼睛，愤慨地讲述当时中国政治的

腐败，并举了一个例子。当时，有本杂志上准备刊登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不料触犯了日本天皇，引出日本政府的抗议，国民党政权慌作一团，请罪道歉，检查官更是手忙脚乱，正捧着饭碗发抖。把凡是涉及皇帝的地方，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从秦始皇到溥仪，从凯撒大帝到路易十六，统统都给打上红杠子，删掉了。“骗子的行当！”鲁迅先生说，“总要干得象个骗子呀。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是骆驼，不过自己吃了‘神异经’里说的‘訛兽’的肉，从此非说谎不可，这回又加上神经衰弱，自然就满嘴昏话了。”他痛斥那些有钱的官僚阶级，有枪阶级怎样演戏似的在登台、下野；中国固有文明象一把软刀子，叫你割头不觉死，阴险毒辣极顶。……一位日本友人有点困惑不解地问道：

“先生，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

“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鲁迅先生断然回答道。他说这话时很动感情，以致人们惊异地发现他的眼眶里都有些湿润了。鲁迅这种真挚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使全座的人都极为感动。

鲁迅先生后来写过一篇著名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衷心赞颂真正的中国的脊梁——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锋利地解剖了某些高等华人，恰恰是他们失掉了“自信力”，滋长了“他信力”。

“当魔鬼向你扑来的时候……”

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掀起高潮。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为了扑灭这场革命群众运动的烈火，悍然颁布了女师大停办令。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女师大进步师生，不畏强暴，自行组织起女师大校务维持会，鲁迅先生还被选为校务维持会的委员。

八月十二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下令免去鲁迅先生教育部金事的职务。第二天，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去看望鲁迅先生。

“先生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学生关切地问。

“这是意料中的事，不过我不会尽让老虎咬，我可要起诉罗。”鲁迅先生坦然地笑着说。

“找哪位律师呢？”

“律师？律师只能替富人争财产，为思想界争真理，还得靠我们大家奋起自己动手哇。”他说着随手拿起一支烟，点燃火柴。

卷烟咝咝地燃着，烟圈悠悠地上升，散发出一股清醇的香气。这位学生是鲁迅先生屋里的常客了，他忽然发现比起

以往浓烈的烟味有些异样，仔细看时，这才看清鲁迅先生今天手上的卷烟是“海军牌”的，不是以往那种粉红色纸包装的廉价的“红锡包”了，便诧异地问：

“先生丢了官，怎么反而抽起这贵烟？”

“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来这贵烟抽的。”鲁迅先生饶有兴致地欣赏着，看看手中的卷烟，诙谐地笑着解释说：

“多抽几支贵烟，才好集中精神跟‘老虎’斗呢！”

八月二十二日，鲁迅先生满怀信心，大义凛然地亲自到平政院投递了申诉书。鲁迅先生申诉的法律依据是《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原来当局免除鲁迅先生职务之前，并未交付“惩戒委员会”审查，因此违反了惩戒的法律程序。鲁迅先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发扬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巧妙地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斗争艺术，使这场官司以教育部当局的失败告终。

鲁迅先生一贯主张，面对黑暗现实，要巧妙地积极开展斗争。他说：“当魔鬼向你扑来的时候，你若大惊小怪，它一定会把你吓倒；你若勇敢地向他扑过去，它就吓得倒退，甚至于逃掉。”他就是这样言传身教教导学生的。

“我们就该敬重他”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者，他的一颗仁爱的心，使他十分尊重劳动人民的劳动，非常体贴劳动人民的疾苦。在他的学生心中，这方面留有许多美好的记忆。

这是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几个在北京读书的绍兴籍的男女学生，照例早早地来到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鲁迅先生寓所，一跨进太师母（青年对鲁迅先生母亲的尊称）房里，就叽叽喳喳地畅快地用家乡话交谈起来。

太师母虽然年过花甲，戴着老花眼镜，但是特别爱和男女青年们在一起谈天说地，她的屋里充满了欢快的笑声和蓬勃的朝气。太师母待人热情，为人慷慨，几乎每个星期天都留这些家乡学生痛痛快快地玩一整天才放他们回去。

一次吃饭时候，太师母兴致勃勃地和青年们品尝着家乡风味的菜肴。忽然她停住筷子问鲁迅：

“老大，每次接信接报，你怎么总耽搁那么长时间？你跟邮差怎么有哪么多话？”

鲁迅先生抬起头来回答母亲的问话。他说：“其实也没说什么。我总感到邮差他们送信是很辛劳的，走街串巷，挨